

漫谈·我与角色

韩再芬：用戏曲演绎杨开慧光辉的一生

■ 口述：韩再芬 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
■ 记录：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

·人物简介·

韩再芬，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（黄梅戏），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、安徽省剧协主席、安庆市文联主席、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院长、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、同济大学及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。两次荣获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“文华表演奖”“白玉兰戏剧奖”以及全国“德艺双馨艺术家”称号等。代表作有《徽州女人》《徽州往事》《公司》《不朽的骄傲》等。

“一座黄梅城，满城中人；一曲黄梅调，谁人不知是安庆。”

如今的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不仅是安庆具有地方文化独特的名片，也成为中国黄梅戏发展培养人才的摇篮。

作为黄梅戏演员的韩再芬，从10岁开始，就与黄梅戏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。在她近4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，先后主演了《女驸马》《徽州女人》《徽州往事》《不朽的骄傲》及《郑小姣》《孟丽君》等经典黄梅戏舞台和影视作品，撑起了黄梅戏的一片蓝天。

其中黄梅戏《不朽的骄傲》是韩再芬领衔主演并首次导演的剧目，这部戏以三件小物、三层维度的新视角，讲述了女革命家杨开慧参与革命，面对敌人威逼利诱，不屈不挠地与敌人斗争、周旋，最后光荣牺牲的人生历程。她以独特诗意的表演方式，塑造了鲜活感人的杨开慧舞台形象。

一个角色，一种精神与力量。是如何做到出神入化塑造了生动的杨开慧舞台形象呢？以及如何传承发展戏曲？请听韩再芬的深情讲述——

沉浸历史 走近英雄内心

那是2021年4月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剧院决定要创排黄梅戏《不朽的骄傲》后，联系了几位导演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时间，档期已满。该剧必须要在7月1日前完成首演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决定抱着把自己演的桥段先走走试试的想法，边排练边找导演。因此，《不朽的骄傲》开排时其实是一个名义上没有导演的剧组——但是全剧人员都非常认真。无论是舞美设计，还是服装道具等，大家都一丝不苟地准备，直到顺利地联排、彩排、首演。就这样，在排演的过程中，我由主演“被迫”一不小心成了导演。

一戏一品格，一戏一样式。创排《不朽的骄傲》这部黄梅戏时，我想到的是结合时代的要求予以创新。在我演绎的作品里，这部作品不同于以往的作品，是一部主旋律题材作品，主人公是历史中的女英雄，如何在短短的100多分钟时间里，展现出她短暂辉煌的一生呢？

执导《不朽的骄傲》，我首先想到的是，不仅要传统黄梅戏曲的风格，也要用现代叙事的手法走进英雄的内心世界；让观众看完这部戏后，能彻底了解杨开慧短暂的一生，体悟到她那份理想信仰与革命精神。虽然身处时代不同，但是时代需要英雄，感知革命英雄带给我们的力量。

为了更好地演绎好这部作品，我带创意团队前往湖南采风八天，走访杨开慧故居，看到一景一物，内心仿佛是一种洗礼，她心中那份崇高的革命理想，为了解救劳苦大众，不惜自己的生命代价。当我沉浸在历史中的时候，杨开慧的那份精神融进了我的内心，如何用表演去演绎杨开慧，在“体验、体谅、体贴”人物中，更坚定了自信。

《不朽的骄傲》是我导演的一部“处女作”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朴素的“三活”理解和做法，即：编剧要让杨开慧“复活”，导演要让杨开慧鲜活，演员要把杨开慧演活。

真情投入 感悟角色力量

在《不朽的骄傲》这部剧中，全剧巧妙运用闪回插叙的形式，主要是采用了三件小物件串联全剧，杨开慧通过一张照片、一只怀表、一支钢笔的回忆，展开她14岁、19岁、29

岁的人生历程，讲述她从芳华初现，到成长成熟，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动人故事。

我在剧中出演的是29岁的杨开慧，也是她生命最后的四个小时，这对她来说是无比珍贵的。

在我看来，黄梅戏的表演艺术，不仅仅是体现在淳朴流畅唱腔上，还要具有感染力的神态动作，这样才能丰富人物表现力。

让我印象较为深刻的，是在狱中，我穿着那件带有血迹的大襟白衣，面对敌人的诱逼，我不仅要表现出淡定从容，更要把那份视死如归的气概表达出来，为了能够让人物鲜活，每一处细节都不能忽视，一个眼神，一个转身，都要有情感注入。

在黄梅戏的表演上，“倾诉”性情境是一种普遍的传统表现手法，剧中的唱段《静等枪声震天响》是剧中的核心唱段，一共有百多句，由我一个人演唱，单从唱法来说，声腔共鸣，气息要行如流水，还要注入情感，一气呵成，这样才会引起观众共鸣。舞台上的我，通过这一段段慷慨激昂的唱词，那份爆发力可以说令我自己都难以想象，这大概就是角色带给我的力量。

出演这部作品，让我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，其中最意想不到的是在安庆市，给当地中学生出演《不朽的骄傲》，当时我还担心，这些

孩子们不喜欢看怎么办？如果到时候他们退场了，那不是很难堪？当我在台上边演边仔细观察台下孩子们的反应，看到他们那份专注表情，我的内心很踏实，也很欣慰。

他们看完后还用文字表达了观后感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：杨开慧的拒不签字，是忠，是对党、对国家、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、不懈追求；是孝，是作为高风亮节杨昌济老师之女的谨遵家训、恪守仁义；是情，是对身处困境伴侣的不离不弃、生死相依；是智，是看破反动派企图动摇革命者信念的眼光长远、着眼大局。

孩子们发自内心的感受，令我很感动。扮演杨开慧，对我来说，又何尝不是一次精神的洗礼，“人啊，一生再短，都应闪光”。这是剧中的一句台词，对我来说，是莫大的鞭策与鼓舞。

我是一名演员，一名艺术工作者，也是黄梅戏的传承人，舞台就是我的生命。我相信，心若年轻，岁月不老，我会用我的艺术积淀，带领黄梅戏的“接班人”，争取创造出更多有品位、有格局、有审美、有温暖的作品，回馈大家。

传承戏曲 愿人人都成主角

在长期的演艺生涯中，我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，那就是想方设法培养戏曲人才。戏曲艺术要传承和发扬光大，离不开人才的培养。人才是第一资源，我认为，要培养更多的高精尖人才，首先是要搭建平台，根据演员的艺术特色、性格特征、成长经历等特点，采取个性化培养，如师徒传帮带、定制演出平台等方式，打造出老、中、青、少人才梯队，让人人都能成为主角，在舞台上绽放光彩。

剧院一直都是按照“诚实做人，勤劳做事，敬业平和，善待观众”的院训，不拘一格地招引人才、培养人才、使用人才。比如，2010年的时候，再芬黄梅成立了青年团，专门选取了一部讲述忠孝故事的经典剧目《五女拜寿》，作为青年团担纲主演的首部大戏。这部戏中共有8对夫妻，他们性格各有特色，为什么选这部戏，这部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，无论是从唱腔还是形象方面，就是希望通过演绎这部戏，充分展示每位演员的艺术才华。

从2016年开始，我们又开始推出“今日头牌”青年名角专场演出，受到了同行和戏迷朋友们的关注与喜欢。当时推出这个专场演出，也是希望每一位演员在技艺上有所提高，真正优秀的演员，是要有真功夫、真本事在身的。想要挂头牌，必须要有真本事！如今，“今日头牌”已经成为再芬黄梅戏人才培养的重要计划之一。这7年以来，剧院推出许多像王泽熙、余平、张恒、汪晨晨等优秀的青年演员。

今年3月，剧院创新性地推出了“今日头牌——生旦丑专场演出”，有黄梅戏《十五贯》选场《访鼠》、黄梅戏《碧玉簪》选场《三盖衣》等九折戏，从这一出出戏中就能看出演员们在不断地成长，他们的才艺也越来越成熟。

我希望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土壤中培养出来的都是由内而外地成长、有个性的演员，每一场戏都要演出自己的特色，这样才能用自己的才艺去构建更好的精神世界。

漫谈·我与文学

山月成了我永恒的故乡记忆

——陈晓晖散文集《故乡山月明》创作谈

现故乡之美。

我将散文集取名《故乡山月明》，源自我的故乡三面环山，我家屋子建在半山腰，当月亮从山峰冉冉升起时，墨蓝的夜空中，盛满皎洁的月光，山影重重，银霜铺地，这样的美景温柔而深刻。因此，山月成了我永恒的故乡记忆。

我在书中第一部分，描述的是故时光阴，我的童年以及成长经历。可以说，作家都是从故乡出发开始写作的，童年则是故事的开端。文章《树的力量》，我以隐喻的方式，回忆苦难岁月中，奶奶对我的呵护和关爱。史铁生的奶奶并没有成为一颗星星，而是永远留在散文《奶奶的星星》里。我也一样，把奶奶留在了我的文字中。

写《父亲的岁月》这篇文章时，我再次读了刘亮程的散文《后父的老》，他有一个正在变老的父亲，虽然是继父。我对父亲的印象则停留在少年时期，我在想象他变老的样子，我把记忆中的父亲和想象中的父亲进行重叠，合成了一个完整的父亲。他的人生故事坎坷而悲壮，他身上的勤劳善良、朴实隐忍这些品性，则是一个时代潮汕农民典型的缩影。

《他是天空的孩子》写的是我的弟弟，他五岁时，被村子里的池塘给带走了。我一直觉得那是我的责任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好他，时至今日，我仍不敢触摸这个深不见底的伤口。思索许久，我决定用杨绛《我们仨》开头那样，以梦境似的描述还原当时的故事和心情。

母亲离开我时，是不辞而别的，那年我才十三岁。后来她一直没有再回来找我，似乎从人间静静地蒸发了。直到二十多年后，当我得知她的下落时，赶到那座村庄却只见到了她的遗体。《失踪的母亲》一文四千多字，是我用泪水揉出来的，哭了无数次。我笔下的母亲与众不同，她是文学世界中不完美的母亲形象，也拥有最真实的人性。

用文学的视角讲述人生故事，追忆往昔，逝去的光阴重新走回来，写作使我们仿佛拥有了第二次生命。村庄正在消逝的事物，通过文字重返人们的视野，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挽回。

一本书写故乡的散文集，不能总停留在对过去岁月的描绘中，更重要的还要记录当前大环境之下的新农村。当我一次次深入走进村中，我发现鲜活与美好。在时代的变革中，故乡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存在，从村容村貌、人情习俗，村民的生活方式，甚至乡野的植物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一切都在往我们未知的方向改变，我记录下这一切，也坚信故乡将越来越美。

潮汕文化隶属岭南文化，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，源远流长，有自己的根脉和特色。在《故乡山月明》一书中，我把有家乡特色的民情风俗、饮食文化、四季流光、草木滋味写成了一篇篇散文，展现农家日常生活之美。五月粽子、中秋拜“月娘”、冬至汤圆、过年的鼠壳糰和卤鹅，以及地方民俗“营老爷”等，都是原汁原味鲜活的地方文化。有对过去岁月的怀念，也有对现今生活的描述，用文字钩沉出来的潮风韵味，是每一个潮汕人念念不忘的乡愁。

我让故乡插上了文学的翅膀，让它飞向更开阔的世界，写的虽是自己的故乡，其实也是众人心中故乡。

在我看来，故乡是一本写不尽的书，在文学的世界中，触摸本土文脉，书写乡土故事，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弘扬。

未来，我将把视野从故乡的书写，扩展至整个潮汕、岭南文化。乡土文学，更强调在场，要深入乡野调查走访，才能刻画好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多元和活力。

在这片辽阔的疆域中，我希望自己以散文的形式一直写下去，写一座城市的前生今世，写一座村庄的草木光阴……



文琦(左一)与其岳父杨芳林(左四)和陈琳教授(左三)在北京外国语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上合影。

■ 口述：文琦
■ 记录：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

今年春节，当我知道陈琳教授去世的消息后，心中非常难过。

陈琳教授是我国著名外语教育专家，是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(以下简称北外)教书一辈子，自称“百岁教书匠”。

可以说，我与陈琳教授的缘分是从跟着广播学英语的时候开始。

当我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，学校里的主课是语文、算术，没听说过“外语”是什么。我的父母都从事工艺美术行业，他们也没学过任何外语。有一天，我父亲突然给我买回一本《广播电视英语》。就这样，12岁的我开始跟着广播学英语。那时，电台每天播出两次，一次是早上六点多，一次是在晚上。每天早上我都被父亲从被窝里叫起来听课，为了让我清醒，他用凉毛巾给我擦脸。晚上，不管学校有没有作业，听广播学英语，是我雷打不动的学习内容。就这样，我这个从来没听过英语的孩子，全凭跟着收音机，学会了英语的听、说、读、写。

那年我12岁，在没有成人辅导的情况下，完全独立地听懂、学会、跟上学习陈琳教授的广播函授课，这完全得益于这位了不起的陈琳教授，由他主编并主讲的《广播电视英语》科学易懂。而我，只是他数以千万计的素未谋面的学生中的一个。唯一能显示这层师生关系的，是让我终身受益的、从收音机里模仿来的，陈琳教授那标准的英语发音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《广播电视英语》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。1985年，因学习《广播电视英语》而在学校里英语成绩一直遥遥领先的我，如愿以偿考上了北外英语系。在北外学习的四年，为我一生的事业和生活奠定了基础。

我们这个年级，是英语系第一次在大三实行“专业倾向”制的。我当时在几种专业倾向中，选择了自己最感兴趣的“文化班”。多年以后，我才得知，“要结合专业学语言”是陈琳教授一直在积极呼吁的，而我们能用英语去学不同的“专业倾向”，很可能是陈琳教授多年努力呼吁的结果。

在北外，遇见爱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由“北外学生”变成了“北外女婿”。在家属院，有时能碰上陈琳教授，他永远是那么风度翩翩，即使上了年纪，也身形矫健、充满活力，那种精神状态，让人没法不佩服。同时他又总是那么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，无论谁跟他打招呼，他都亲切回应，笑容可掬。

陈琳教授今年1月21日去世的消息，我没敢告诉正在病中的岳父，怕他太难过。

我的岳父杨芳林1956年进入北外上大学时，学校教学使用的就是陈琳教授那时刚刚编成的、新中国第一部全国大学英语专业通用教材《大学英语课本》。学生们对这位年轻有为又温文尔雅的年轻老师无不佩服有加。后来，我的岳父毕业后也留校任教，与陈琳教授成了同事。离休退休，他们又共同为老教授协会外语专业委员会工作了十余年，陈琳教授是理事长，我岳父是秘书长，两人的交往甚为密切。

记得30多年前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常听岳父说起陈琳教授有一本自制的“日程本”，他会提前为每个月每天安排好工作内容，一目了然。那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常用的“效率手册”，而陈琳教授那时已经使用这种高效的工作方法几十年了。他的一生著述甚多，社会影响巨大，靠的是超人的勤奋努力，无一日虚度。耄耋之年，他仍保持着高效的工作状态，他的日程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每日工作，让看到的人无不为之动容。

岳父还经常提到，陈琳教授能成为大众英语学习最强有力的推动者，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编了某一套教材，或者上了电视的某个节目出了名。几十年来，他默默地做了各种别人“看不见”的工作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我岳父被英语系派到北外附中任教，那时，陈琳教授就是最热心扶植附中专业课教学的大学老师。他经常在工作之余从西郊的大学专程到和平门的附校去，跟北外附中的老师们讨论教学情况。后来，我岳父兼任英语系办刊物《英语学习》的编辑，凡是需要向陈琳教授约稿请他向读者介绍怎样学好英语时，他无论多忙，总是有求必应。

对各种渴望学外语的人，陈琳教授都尽力帮助，他在教学方式上不拘一格，敢于尝试，没有学历歧视，他素有爱才、惜才之美名，通过电大、夜大、函授、培训，他让英语作为一种技能帮助很多年轻人改变了命运，成就了很多原本失去读书机会的青年人。

2021年9月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上，百岁的陈琳教授携夫人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校友集体纪念婚礼。那时我们与他一起登台，一起合影时，他的气色还那么好，一如既往地微笑着。

而今，他已作古。怎不教人唏嘘！

追思

缅怀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陈琳



■ 口述：陈晓晖
■ 记录：艾莲

陈晓晖，笔名陈钰栩，广东潮州人，现居汕头。汕头市作家协会会员。有多篇文学作品发表在国内外各报刊，出版有个人散文集《故乡山月明》。

·人物简介·